



彭凯平：我们与幸福的距离



【财新网】2012年6月28日，第66届联合国大会宣布，“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项基本目标，幸福和福祉是全世界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目标和期望”。也正是这次联大会议决定，将之后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全球性质的“国际幸福日”。

很显然，全球的幸福追求并不仅仅是从十年前才有的。千百年来，人类从来没有放弃思考幸福、寻找幸福、定义幸福、憧憬幸福。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人的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正是为了它，人们才做所有其它的事情。”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对古希腊人来说，幸福意味着诸神特殊恩赐，只属于“幸运的极少数人”。

罗马时代，人们所珍爱的图腾象征物则是生殖器官，幸福也就变成繁荣、丰产、权力、幸福的同义词。在基督教信仰里，幸福意味着“在将来来临的那个世界的永恒福乐中，一切苦难将毕竟终结。”

启蒙时代到来后，追求理性、人文、科学、进步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们则将幸福视为一种所有人在此生中都能追求的目标，是一种在尘世应得的权利，甚至是一种义务。

自此，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幸福不再是神的赠礼，不再是命运玩弄的戏法，也不再是杰出表现的奖赏，而是人类与生俱有的能力，是所有男女老少都可以达到的目标。

在古老的东方，幸福同样是一个绕不开、舍不掉、放不下的崇高的生

命追求。

古代印度无论是信仰“梵我同一，世界实有”的婆罗门祭祀，还是坚信“缘起性空、涅槃寂静”的佛教僧侣，或是以乐生为宗旨的生活派、以唯物思想为核心的顺世论者，在幸福之路上都不由自主地通往“生命的解脱与极乐”。

这解脱中包含着空灵的神性崛起，包含着参透生死苦乐的觉悟，包含着坦然面对人生经历的业报轮回，也包含着随时空流转起落中的精进与宿命。

在中国，关于幸福的祈望更是亘古长存。至少从造字时代起，我们就能确定中华文化源流里关于幸福几近完美的朴素情怀。

在古代汉语里，“幸”混同了两个不同的字。由“夭”和“𠂔 (nì)”两个字形组成的上下结构的会意字“𠂔”，读 xìng，原义指“免去灾祸”。

“夭”指半途“夭折”，就是过早去世的意思。“𠂔”有相反的意思。两形合一，表示与“早死”相反，也就是“免去早死的灾祸”。

也有人认为，这“夭”指头部弯曲，表示不直；“𠂔”表示相反。两形相合，表示“反屈为直就是很侥幸的事”。因此，带“幸”字的词语在中华文化里就多与人的命运及遭遇直接相关。

同样，在古代汉语里，“福”是会意兼形声字。从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来看，甲骨文里的“福”是双手虔诚地捧着酒坛（酉）敬神（示）的

形象，是“手”“酒”“示”三个部分组合成的会意字，整个字的意思是双手捧着一樽酒在祖先的神灵前祭献，求得祖先的神灵保佑。

以酒敬祖，祈求福泽，万事顺遂，是古人对“福”的最初期待。

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西方人的上帝崇拜完全不同。祖先们是真实存在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人而不是虚无飘渺的神。

祖先是与后代有着最直接的生活时空交集与影响的，不仅是可信的，也是必信的，而上帝只存在于人们的意念与想象中，信不信仅仅取决于一种精神寄托。祖先越久远，越反映了延绵不绝的家族活力，而上帝却从来都不近人间烟火。

伊甸园想象的确不错，但总不如中国人家里祖先的牌位与画像更让人感到踏实。所以，中国人从造字时代起就带有这种对“福”代表了强烈的现实伦理与族群意识的设计。

当我们把“幸”与“福”两个字合在一起成为“幸福”一词的时候，就注定了中国人的幸福观念中携带着浓厚的历史和文化基因与生活信息。

它一方面凝结了人们世俗生活中那种“下里巴式”的小得意，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人们吞吐天地山河、心怀天下的“浩然之气”。这使得中国人的幸福在现实伦理的烟火气息中总是带着那么一种超然的宇宙精神与天下情怀。

由是观之，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男人

还是女人，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儿，幸福从来都是一个渴望“普世”，也需要“普世”的人生的观念。

如果说茹毛饮血时人类还只能屈服于简单的原始生存，那么文明起始，幸福就成为人类产生生活意义与生命价值观念的最为重要的文明符号。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关于幸福的思考。幸福也不再是像古代那样是诗人、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们的专利。

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科学家、心理学家等都成为“热衷讨论幸福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事实上，今天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虽然不能说以往更为深刻，但可以肯定地说，正是由于更多人的参与、更多学科的介绍，我们对于幸福的理解的确是更加精细，也更加丰富了。

最新的心理科学研究发现，人类基于幸福的所有说法不外乎三个大的范畴：

或者把幸福当作一种纯粹的人类情绪体验；

或者把幸福视为一种生活内容的享乐感受；

或者把幸福定义为一种生活满意度的评价。

作为情绪的幸福论者相信，只要激发那种能给人带来快乐、愉悦、充实、安全、稳定、获得、归属感等等的情绪，一个人就是活在幸福之中。

将幸福当成享受主义的代表们则认为，当下的快乐与拥有、享受与释放才是幸福的本质。而将幸福作为生活满意度评价的人则更加坚信用理性与逻辑的力量来衡量具体的幸福才是对幸福最正确的认知角度。

其实，无论是作为人类情绪体验的幸福，还是追求快乐的幸福，或是生活满意度评价指标的幸福，都是人们的一种综合心理体验，涉及幸福感本身与带来幸福感的载体以及对情境的认知判断。

所以幸福是情感，当然也是判断；幸福是当下体验，当然也是未竟的憧憬。幸福的体验、幸福的载体与幸福的情境对人的幸福同样重要。获得幸福与追求幸福也没有谁先谁后、谁对谁错，或者谁比谁更有意义、更先决、更有优势。

正如 18 世纪法国著名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在其所编撰的《法国百科全书》里关于“幸福”这个条目上明确写道：“难道不是所有人都有幸福的权利吗？”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不仅不完美，还处处充满挑战：病毒，战争，犯罪，腐败，背叛……还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2021 年 10 月 8 日，美国华盛顿大学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柳叶刀》期刊上发表了题为“Global prevalence and burden of depressive and anxiety disorders in 204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in 2020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下，2020 年全球 204 个国家和地区人们抑郁症和焦虑症患病率与心理负担）的研究论文。

这项研究首次评估了 COVID-19 对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全球影响，并量化了 2020 年 204 个国家和地区按年龄、性别和地点划分的疾病患病率和心理负担。

研究显示，2020 年全球范围内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分别增加了 28% 和 26%，生活在受 COVID-19 严重影响的国家的患病率大幅上升，其中女性和年轻人受到的影响最大。

可见，当我们可能不能确定自己是幸福的时候，倒是很容易地知道会因为什么而让自己不幸福。

众所周知，这三年来，人类遭受到了新冠病毒肆无忌惮的攻击，人类社会面临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危机。而诸多国际问题与矛盾冲突也由于病毒的入侵而被无限放大。最近爆发的俄乌战争更是在已经纷乱迷离的世界秩序上撒上了一把盐。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切实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正受到这些天灾人祸的影响，我们的生命权利也正遭遇着来自于自然世界与文化冲突的挑战。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从整体的角度来看，我们正遭受着第一次世界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9650

